

民国女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


象牙戒指

MINGUO NVZUOJIA XIAOSHUO
DIANCANG WENKU

庐隐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民国女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


象牙戒指

店 隐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象牙戒指 / 庐隐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 1

(民国女作家小说典藏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6601 - 4

I. ①象… II. ①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
国 - 现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

①I246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74623 号

选题策划: 马合省

责任编辑: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8 字数: 21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MINGUO NVZUOJIA XIAOSHUO
DIANCANG WENKU

目
录
—
contents

001	一个著作家
008	灵魂可以卖吗
016	或人的悲哀
032	丽石的日记
047	海滨故人
100	曼丽
113	象牙戒指
274	附：忆庐隐·李唯建

一个著作家

他住在河北迎宾旅馆里已经三年了，他是一个很和蔼的少年人，也是一个思想宏富的著作家；他很孤凄，没有父亲母亲和兄弟姊妹；独自一个住在这二层楼上，靠东边三十五号那间小屋里；桌上堆满了纸和书，地板上也堆满了算草的废纸；他的床铺上没有很厚的褥和被，可是也堆满了书和纸；这少年终日里埋在书丛纸堆里，书是他惟一的朋友；他觉得除书以外，没有更宝贵的东西了！书能帮助他的思想，能告诉他许多他不知道的知识，所以他无论对于哪一种事情，心里都很能了解；并且他也是一个富于感情的少年，很喜欢听人的赞美和颂扬；一双黑漆漆的眼珠，时时转动，好像表示他脑筋的活动一样；他也是一个很雄伟美貌的少年，只是他一天不离开这个屋子没有适当的运动，所以脸上渐渐退了红色，泛上白色来，坚实的筋肉也慢慢松弛了；但是他的脑筋还是很活泼强旺，没有丝毫微弱的表象；他镇天坐在

书案前面，拿了一支笔，只管写，有时停住了，可是笔还不曾放下，用左手托着头部，左肘支在桌上不住地沉思默想，两只眼对着窗外蓝色的天凝然神注，他常常是这样。有时一个黄颈红冠的啄木鸟，从半天空忽的一声飞在他窗前一棵树上，张开翅膀射着那从一丝丝柳叶穿过的太阳，放着黄色闪烁的光，他的眼珠也转动起来，丢了他微积分的思想，去注意啄木鸟的美丽和柳叶的碧绿，到了冬天，柳枝上都满了白色的雪花，和一条条玻璃穗子，他也很注意去看，秋天的风吹了梧桐树叶刷刷价响，或乌鸦嘈杂的声音，他或者也要推开窗户望望，因为他的神经很敏锐，容易受刺激；遇到春天的黄莺儿，在他窗前的桃花树上叫唤的时候，他竟放下他永不轻易放下的笔，离开他亲密的椅和桌，在屋子里破纸堆上慢慢踱来踱去地想，有时候也走到窗前去呼吸。

今天他照旧起得很早，一个红火球似的太阳，也渐渐从东方向西边来，天上一层薄薄的浮云，和空气中的雾气都慢慢散了；天上露出半边粉红的采云，衬着那宝蓝色的天，煞是娇艳，可是这少年著作家，不很注意，约略动一眼球，又低下头在一个本子上写他所算出来的新微积分，他写得很快，看他右手不住地动就可以知道了。

“当啷！当啷！”一阵钟声，已经是早点的时候了，他还不动，照旧很快地往下写，一直写，这是他的常态，茶房看惯了，也不来打搅他；他肚子忽一阵阵地响起来，心里觉得空洞洞的；他很失意地放下笔，踱出他的屋子，走到旅馆的饭堂，不说什么，就坐在西边犄角一张桌子旁，把馒头夹着小菜，很快地吞下去，随后茶役端进一碗小米粥来，他也是很快地咽下去；急急回到那间屋里，把门依旧锁上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照旧坐在那张椅上，伏着桌子继续写下去。他没有什么朋友，所以他一天很安静地著作，没有一个人来搅他，也没有人和他通信，可以说他是世

界上一个顶孤凄落寞的人。但是五年以前，他也曾有朋友，有恋爱的人；可是他的好运，现在已经过去了！

一天下午河北某胡同口，有一个年纪约二十上下的女郎，身上穿戴很齐整的，玫瑰色的颊和点漆的眼球，衬着清如秋水的眼白，露着聪明清利的眼光，站在那里很疑迟地张望；对着胡同口白字的蓝色牌子望，一直望了好几处，都露着失望的神色，末了走到顶南边一条胡同，只听她轻轻地念道：“荣庆里……荣庆里……”随手从提包里，拿出一张纸念道：“荣庆里迎宾馆三十五号……”她念到这里，脸上的愁云惨雾，一霎那都没有了；露出她娇艳活泼的面庞，很快地往迎宾旅馆那边走；她走得太急了，脸上的汗一颗颗像珍珠似的流了下来；她用手帕擦了又走；约十分钟已经到一所楼房面前，她仰着头，看了看匾额，很郑重地看了又看；这才慢慢走进去，到了柜房那里，只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头儿，在那里打算盘，很认真地打，对她看了一眼，不说什么，嘴里念着三五十一十五，六七四十二，手里拨着那算盘子，滴滴嗒嗒地响。她不敢惊动他，怔怔在那里出神，后来从里头出来一个茶房，手里拿着开水壶，左肩上搭了一条手巾，对着她问道：“姑娘！要住栈房吗？”她急忙摇头说：“不是！不是！我是来找人的。”茶房道：“你找人啊，找哪一位呢？”她很迟疑地说：“你们这里二层楼上东边三十五号，不是住着一位邵浮尘先生吗？”“哦！你找邵浮尘邵先生啊？”茶房说完这句话，低下头不再言语，心里可在那里奇怪，“邵先生他在这旅馆里住了三年，别说没一个人来看过他，就连一封信都没人寄给他，谁想到还有一位体面的女人来找他！……”她看茶房不动也不说话，她不禁有些不自在，脸上起了一朵红云和烦闷的眼光，表示出她心里很急很苦的神情！她到底忍不住了！因问茶房道：“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“是！是！有一位邵先生住在三十

五号，从这里向东去上了楼梯向右拐，那间屋子就是，可是姑娘你贵姓啊？你告诉我好给你去通报。”她听了这话很不耐烦道：“你不用问我姓什么，你就和他说有人找他好啦！”“哦！那么，你先在这里等一等我去说来！”茶房忙忙地上楼去了。她心里很乱，一阵阵地乱跳，现着忧愁悲伤的神色，眼睛渐渐红了，似乎要哭出来。茶房来了道：“请跟我上来罢！”她很慢地挪动她巍颤颤的身体，跟着茶房一步步地往上走，她很费力，两只腿像有几十斤重！

少年著作家，丢下他的笔，把地板上的纸拾了起来，把窗户开得很大，对着窗口用力地呼吸，他的心跳得很厉害！两只手互相用力地摩擦，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，来往不住地走；很急很重的脚步声，震得地板发响，楼下都听见了！“邵先生，客来了！”茶房说完忙忙出去了，他听了这话不说什么，不知不觉拔去门上的锁匙，“呀！”一声门开了，少年著作家和她怔住了！大家的脸色都由红变成白，更由白变成青的了！她的身体不住地抖，一包眼泪，从眼眶里一滴一滴往外涌；她和他对怔了好久好久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，轻轻地说道：“沁芬！你为什么来？”他的声音很低弱，并且夹着哭声！她这时候稍为清楚了，赶紧走进屋子关上门，她倚在门上很失望地低下头，用手帕蒙着脸哭！很伤心地哭！他这时候的心，几乎碎了！想起五年前：她在中西女塾念书时，有一天下午，正是春光明媚，她在河北公园一块石头上坐着看书，他和她那天就认识了，从那天以后，这园子的花和草——就是那已经干枯一半的柳枝，和枝上的鸟，都添了生气，草地上时常有她和他的足迹。长方的铁椅上当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，有两个很活泼的青年，坐在那里轻轻地谈笑；来往的游人，往往站住了脚，对她和他注目，河里的鱼，也对着她和他很活泼地跳舞！哼！金钱真是万恶的魔鬼，竟夺去她和他的生机和幸福！他

想到这里，脸上颜色又红起来，头上的筋也一根根暴了起来，对着她很决绝地道：“沁芬！我想你不应该到这里来！……我们见面是最不幸的事情！但是……”她这时候止住了哭，很悲痛地说道：“浮尘！我想你总应该原谅我！……我很知道我们相见是不幸的事情！但是你果然不愿意见我吗？”她的气色益发青白得难看，两只眼直了，怔怔地对着他望，久久地望着；他也不说什么，照样地怔了半天，末后由他绝望懊恼的眼光里掉下眼泪来了！很沉痛地说道：“沁芬！我想罗濒他的运气很好，他可以常常爱你，做你生命的寄托！……无论怎么样穷人总没有幸福！无论什么幸福穷人都是没份的！”她的心实在要裂了！因为她没能力可以使浮尘得到幸福！她现在已经做了罗濒的妻子！罗濒确是很富足，一个月有五百元的进项，他的屋子里有很好的西洋式桌椅；极值钱的字画，和温软的绸缎被褥，钢丝的大床；也有许多仆人使唤，她的马车很时新的，并且有强壮的高马，她出门坐着很方便；但是她常常地忧愁，锁紧了她的眉峰，独自坐在很静寞的屋里，数那壁上時計摇摆的次数；她有一个黄金的小盒子，当罗濒出去的时候，她常常开了盒子对着那张相片，和爱情充满的信和诗神往，有时微微露出笑容，有时很失望地叹气和落泪！但是她为了什么？谁也不知道！就是这少年著作家也不知道！她现在不能说什么，因为她的心已经碎了！哇的一声，一口鲜红的血从她嘴里喷了出来；身体摇荡站不住了！他急了，顾不得什么，走过去扶住她，她实在支持不住了！她的头竟倒在他的怀里，昏过去了！他又急又痛，但是他不能叫茶房进来帮助他，只得用力把她慢慢扶到自己的床铺上，用开水撬开牙关，灌了进去；半天她才呀的一声哭了！他不能说什么，也呜咽地哭了！这时候太阳已经下了山，他知道不能再耽误了！赶紧叫茶房喊了一辆马车送她回去。

她回去就病了，玫瑰色的颊和唇，都变了青白色，漆黑头发散开了，披在肩上和额上，很憔悴地睡在床上。罗濒急得请医生买药，找看护妇，但是她的血还是不住地吐！这天晚上她张开眼往屋子里望了望，静悄悄的没一个人，她自己用力地爬起来，拿了一张纸和一支笔，已经辛苦得出了许多汗，她又倒在床上了！歇了一歇又用力转过身子，伏在床上，用没力气的手在纸上颤巍巍地写道：“我不幸！生命和爱情，被金钱强买去！但是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！我的灵魂仍旧完完全全交还你！一个金盒子也送给你做一个纪念！你……”她写到这里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满纸满床，都是腥红的血点！她忍不住眼泪落下来了！看护妇进来见了这种情形，也很伤心，对她怔怔地望着；她对着看护妇点点头，意思叫她到面前来，看护妇走过来了，她用手指着才写的那信说道：“信！折……起……”她又喘起来不能说了！看护妇不明白，她又用力地说道：“折起来……放在盒子里……”“啊呀！”她又吐了！看护妇忙着灌进药水去！她果然很安静地睡了；看护妇把信放好，看见盒子盖上写着“送邵浮尘先生收”。看护妇心里忽地生出一种疑问，她为什么要写信给邵浮尘？“啊呀！好热！”她脸上果然烧得通红；后来她竟坐起来了！看护妇知道这是回光返照；她已是没有什么时候的命了！因赶紧把罗濒叫起来。罗濒很惶惶地走了进来，看她坐在那里，通红的脸和干枯的眼睛，又是急又是伤心！罗濒走到床前，她很恳切地说道：“我很对不住你！但是实在是我父母对不起你！”她说着眼哭了！罗濒的喉咙，也哽住了，不能回答，后来她就指着那个盒子对罗濒说道：“这个盒子你能应许我替他送去吗？”罗濒看了邵浮尘三个字，一阵心痛，像是刀子戳了似的，咬紧了嘴唇，血差不多要出来了！末后对她说道：“你放心！咳！沁芬，我实在害了你！”她一阵心痛，灵魂就此慢慢出了躯壳，飘飘荡荡到太虚幻境去了！

只有罗濒的哭声和街上的木鱼声，一断一续的，兀自伴着失了知觉的沁芬在枯寂凄凉的夜里！

隔了几天，在法租界的一个医院里，一天早晨来了一个少年——他是个狂人——披散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，赤着脚，两只眼睛都红了，瞪得和铜铃一般大，两块颧骨像山峰似的凸出来，颜色和蜡纸一般白，简直和博物室里所陈列的髑髅差不多；他住在第三层楼上，一间很大的屋子里；这屋子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、药水瓶以外，没有别的东西；他睡下又爬起来，在满屋子转来转去，嘴里喃喃地说，后来他竟大声叫起来了：“沁芬！你为什么爱他！……我的微积分明天出版了！你欢喜吗？哼！谁说他是一个作家？——只是一个罪人——我得了人的赞美和颂扬，沁芬的肠子要笑断了！不！不！我不相信！啊呀！这腥红的是什么？血……血……她为什么要出血？哼！这要比罌粟花好看得多呢！”他拿起药瓶狠命往地下一摔，瓶子破了，药水流了满地，他直着喉咙惨笑起来；最后他把衣服都解开，露出枯瘦的胸膛来，拿着破瓶子用力往心头一刺；红的血出来了，染红了他的白色小褂和裤子，他大笑起来道：“沁芬！沁芬！我也有血给你！”医生和看护妇开了门进来，大家都失望对着这少年作家邵浮尘，只是摇头叹息！他忽地跳了起来，又摔倒了，他不能动了，医生和看护妇把他扶在床上，脉息已经很微弱了！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，这个可怜的少年作家，也离开这世界，去找他的沁芬去了！

灵魂可以卖吗

荷姑她是我的邻居张诚的女儿，她从十五岁上，就在城里那所大绵纱工厂里，做一个纺纱的女工，现在已经四年了。

当夏天熹微的晨光，笼罩着万物的时候，那铿锵悠扬的工厂开门的钟声，常常唤醒这城里居民的晓梦，告诉工人们做工的时间到了。那时我推开临街的玻璃窗，向外张望，必定看见荷姑拿着一个小盒子，里边装着几块烧饼，或是还有两片咸肉——这就是工厂里的午饭，从这里匆匆地走过，我常喜欢看着她，她也时常注视我，所以我们总算是一个相识的朋友呢！

初时我和她遇见的时候，只不过彼此对望着，仅在这两双视线里，打个照会。后来日子长了，我们也更熟悉了，不像从前那种拘束冷淡了；每次遇见的时候，彼此都含着温和的微笑，表示我们无限的情意。

今天我照常推开窗户，向下看去，荷姑推开柴门，匆匆地向

这边来了，她来到我的窗下，便停住了，满脸露着很愁闷和怀疑的神气，仰着头，含着乞求的眼神颤巍巍地道：“你愿意帮助我吗？”说完俯下头去，静待我的回答。我虽不知道她要我帮助她做什么，但是我的确很愿意尽我的力量帮助她，我更不忍看她那可怜的状态，我竟顾不得思索，急忙地应道：“能够！能够！凡是你所要我做的事，我都愿意帮助你！”

“啊！谢上帝！你肯帮助我了！”荷姑极诚恳地这么说着，眼睛里露出欣悦的光彩来，那两颊温和的笑痕，在我的灵魂里，又增了一层更深的印象，甜美、神秘，使人永远不易忘记呢！过了些时，她又对我说：“今天下午六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再会吧！现在我还须到工厂里去。”我也说道：“再会吧！”她便回转身子，匆匆地向工厂的那条路上去了。

荷姑走了！连影子都看不见了！但是我还怔怔地俯在窗子上，回想她那种可怜的神情，不禁使我生出一种神秘微妙的情感，和激昂慷慨的壮气；我觉得世界上可怜的人实在太多，但是像荷姑那种委曲沉痛的可怜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！她现在要求我帮助她，我的能力大约总有胜过她的，这是上帝给我为善的机会，实在是很难得而可贵的机会！我应当怎样地利用啊！

我决定帮助她了！那么我所帮助她的，必要使她满足，所以我现在应该预备了。她若果和我借钱，我一定尽我所有地帮助她，她若是有一种大需要我直接不能给她，也要和母亲商量把我下月应得的费用，一齐给她，一定使她满足她所需要的。人们生活在世界上，缺乏金钱，实在是不幸的命运呢！但是能济人之急，才是人类互助的精神，可贵的德性！我有绝大的自尊心，不愿意做个自私自利的动物。我不住地这么想，我豪侠的壮气，也不住地增加，恨不得荷姑立刻就来，我不要她向我乞求，便把我所有的钱，好好地递给她，使她可以少受些疑难和愁虑的苦！

我自从荷姑走后，我心里没有一刻宁贴，那一股勇于为善的壮气，直使我的心容留不下，时时流露在我的行动里，说话的声音特别沉着，走路都不像平日了。今天的我仿佛是古时候的虬髯客和红拂那一流的人，“气概不可一世”。

今天的日子，过得特别慢，往日那太阳射在绵纱厂的烟筒尖上，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可是今天，我至少总有十几次，从这窗外看过去，日影总没到那里，现在还差一寸呢！

“啊！那烟筒的尖上，现在不是射着太阳，放出闪烁的光来吗？荷姑就要来了！”我俯在窗子上，不禁喜欢得自言自语起来。

远远的一队工人，从工厂里络绎着出来了，他们有的向南边的大街上去；有的到东边那广场里去，顷刻间便都散尽了。但是荷姑还不见出来，我急切地盼望着，又过了些时，那工厂的大铁门，才又“呀”的一声开了，荷姑忙忙地往我们这条胡同里来，她脸上满了汗珠，好似雨点般滴下来，两颊红得直像胭脂，头筋一根根从皮肤里隐隐地印出来，表示那工厂里恶浊的空气，和疲劳的压迫。

她渐渐地走近了，我们的视线彼此接触上了，她微微地笑着走到我的书房里来。我等不得和她说什么话，我便跑到我的卧室里，把那早已预备好的一包钱，送到荷姑面前很高兴地向她说：“你拿回去吧！若果还有需用，我更想法子帮助你！”

荷姑起先似乎很不明白地向我凝视着，后来她忽叹了一口气，冷笑道：“世界上应该还有比钱更为需要的东西吧！”

我真不明白，也没有想到，荷姑为什么竟有这种出人意料的情形？但是我不能不后悔，我未曾料到她的需要，就造次把含侮辱人类的金钱，也可以说是万恶的金钱给她，竟致刺激得她感伤，唉！这真是一种极大的羞耻！我的眼睛不敢抬起来了！羞和急的情绪，激成无数的泪水，从我深邃的心里流出来！

我们彼此各自伤心寂静着，好久好久，荷姑才拭干她的眼泪和我说道：“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小故事，或者可以说是我四年以来的历史；这个就是我要求你帮助的。”我就点头应许她，以下的话，便是她所告诉我的故事了。

“在四年前，我实在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，现在自然是不像了！但是那时候我在中学预科里念书，无论谁不能想象我会有今天这种沉闷呢！”

荷姑说到这里，不禁叹息流下泪来，我看着她那种凄苦憔悴的神气，怎能不陪着她落下许多同情泪呢？等了许久，荷姑才又继续说：

“日子过得极快，好似闪电一般，这个冰雪森严的冬天，早又回去了，那时我离中学预科毕业期，只有半年了，偏偏我的父亲的旧病，因春天到了，便又发作起来，不能到店里去做事，家境十分困难，我不能不丢弃这张将要到手的毕业文凭，回到家里侍奉父亲的病！当然我不能不灰心！但是这还算不得什么，因为慈爱的父母和弟妹，可以给我许多安慰，不过没有几天，我的叔叔便托人替我荐到那所绝大的绵纱厂里做女工，一个月也有十几块钱的进项，于是我便不能不离开我的父母弟妹，去做工了，幸亏这时我父亲的病差不多快好了，我还不至于十分不放心。

“走到工厂临近的那条街上，早就听见轧轧隆隆的声音，这种声音，实含着残忍和使人厌憎的意思，足以给人一种极大不快的刺激，更有那乌黑的煤烟和污腻的油气，更加使人头目昏涨！

“我第一天进这工厂的门，看见四面黯淡的神气，实在忍耐不住，但是这些新奇的境地和庞大的机器，确能使我的思想轮子，不住地转动，细察这些机器的装置和应用实在不能说没有一点兴趣呢！过了几天，我被编入纺纱的那一队里，那个纺车的装置和转动，我开手学习，也很要用我的脑力，去领会和记忆，所

以那时候，我仍不失为一个有活泼思想的人，常常从那油光的大铜片上，映出我两颊微笑的窝痕。

“那一年春天，很随便地过去了！所有鲜红的桃花托上，那时不是托着桃花，是托着嫩绿带毛的小桃子，榆树的残花落了一地，那叶子却长得非常茂盛，遮蔽着那灼人肌肤的太阳，竟是一个天然的凉篷。所有春天的燕子、杜鹃、黄莺儿，也都躲到别处去了，这一切新鲜夏天的景致，本来很容易给人们一种新刺激和新趣味。但是在那工厂里的人，实在得不到这种机会呢！

“我每天早晨，一定的时间到工厂里去，没有别的爽快的事情和希望，只是每次见你俯在窗子上，微笑着招呼，那便是我一天里最快活的事情了！除了这件，便是那急徐高低永没变更过一次的轧轧隆隆的机器声，充满了我的两耳和心灵，和永远用一定规矩去转动那纺车，这便是我每天的工作了！我的工作实在使我厌烦，有时我看见别的工人打铁，我便有一个极热烈的愿望，就是要想把那铁锤放在我的手中，拿起来试打两下，使那金黄色的火星，格外多些，似乎能使这沉黑的工厂，变光明些。

“有一次我看着刘良站在那铁炉旁边，摸擦那把铁锤子，火星四散，不觉看怔了，竟忘记使纺车转动，忽听见一种严厉的声音道：‘唉！’我吓了一跳，抬头只见管纺纱组的工头板着铁青的面孔，恶狠狠地向我道：‘这个工作便是你惟一的责任，除此以外，你不应该更想什么；因为工厂里用钱雇你们来，不是叫你运用思想，只是运用你的手足，和机器一样，谋得最大的利益，实在是在你们的本分！’

“唉！这些话我当时实在不能完全明白，不过我从那天起，我果然不敢更想什么，渐渐成了习惯，除了谋利和得工资以外，也似乎不能更想什么了！便是离开工厂以后，耳朵还是充满着纺车轧轧的声音，和机器隆隆的声音，脑子里也只有纺车怎样动转